



隔
鞞
論

完

13
658



安政六年己未開鐫

隔鞞論

快風堂藏梓

題隔鞞論首



鹽子居麴街與麴生相善也。無日不交膝。一日麴生悄乎來論曰。自吾與子交。日聞子過。而責皆歸于我。子疾矣。人曰。麴生所釀也。子怠矣。人曰。麴生所使也。子舌多出矣。人曰。麴生吐之也。如是乎。吾無益乎子。而子有損

乎吾也。請勿復見矣。於是塩子兀然
枯坐。時方夏月。偶日曝書。見清英文
兵記。試置身於清土。以忖度之。有可
攘臂者。有可痛哭流涕者。有怒髮衝
冠者。有欲噬臍而不可得者。情感至
湧。不可遏抑。辭衝吻出。筆載意走。纒
點綴。不覺成卷。既而展讀之。迥然

笑曰。此隔鞞搔痒身。海外萬里。痛痒
何關。弃以充覆瓿。其夕麴生突至。曰。
此吾積歲精液所生也。弃之不可。世
有麻姑仙人。搔痒見血。此紙獨不足
藉以拭手耶。奪之去。于時安政疆圉
大荒落之建酉月也。



門 4 13
號 658
卷

隔華論

蘭洲川島達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隔華論目錄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郎氏寄贈

論澳門居夷

同窟狐狸

論聖祖貽謀

論宣宗黜林則徐

論琦伊放俘

論清十敗

甘島犬

隔華論

目錄

卷

惡嶽狒

論耶教攻心

福神盜

論夷進漢學

隔鞞論

論澳門居夷

江門鹽谷世弘箸

履霜堅冰至。大易繫諸坤之初六。至上六則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言陰之初生。不迨其未盛而制之。必且極為怪物。鼓風雷。起雲雨。雌雄相戰。而灑血原野也。深哉其防微杜漸也。今觀滿清鴉片之禍。其由不



戒于履霜歟。蓋鴉片之禍。自澳門居西洋諸夷始。夫諸夷之居澳門。從明中葉。清公而不革。至乾隆時。洋夷來住者二千餘人。營室家長子孫。置兵備礮。設寺觀園囿臺榭。分漢民宅而賃之。有與漢婦淫者。有誘漢民入其教者。有傭漢民為奴者。有引漢民為蠻者。甚焉。至傷害漢民。抗匿不敢抵償。漢法之縱。與夷之鴟張。亦極矣。於是乎

夷漢雜居者餘二萬人。夫其數千萬之漢民。不為夷之服役。則為夷之接濟。不為夷之腹心。則為夷之耳目。夷以其精學利器。占天度。經地理。察風土。審情俗。乃至文字言語。政治得失。官吏能否。戎備虛實。莫不洞悉。而漢人動輒曰。夷狄禽獸。心在貪貨。無他慮也。而不知禽獸有知其深情不可測也。曰。夷陽為桀。驚不順。外強而中乾。恃

天朝之懷柔而然。非必悍然無畏也。而不知其實輕而侮之也。曰。西洋去中國六七萬里。不必來寇也。而不知其牀簣波濤。與屬洲在比隣也。曰。夷雖長火攻。中國有仁義節制之師。而不知其仁義節制與昔異也。曰。彼客我主。我岸彼船。以佚待勞。奚能當我。而不知堅艦如山。漢奸如蠅。似勞實佚。雖客猶主也。夫洋夷知彼知己。而清人

以華自高。不務索外番之情。及其交鋒。毋怪乎如以銖稱鎰也。嗚呼。棲夷於澳門者。清之履霜也。庚子之亂。其戰龍也。孰知一撤之微白。浸漸積厚。變成一大怪物。微之不可不慎。漸之不可不防。如此哉。

同窟狐狸

狐狸同窟而栖。種族蕃衍。漸苦食乏。有百歲狸。宣言曰。世之橫恣者。唯人為甚焉。斬

於山以為宮。稼于土以為食。于魚于獸。于羽于介。獵焉以餐其肉。割焉以用其骨角。皮革齒牙。甚矣其不仁也。吾將奪其利。乃來款門戶。人視之。毳毛而四蹄。妖瞳而淫眄。以為不祥。逐之。老狸自計曰。吾與彼異。形態所以不容。因變為婦人。粉面黛粧。簪白華。被綠卉。以往。請借門廂以居。弗許。於是有一千歲狐。憤然曰。吾有策焉。化為偉丈。

夫皮為鎧。鐵為仗。從狐狸數十頭。皆戎裝。執稍。戒曰。弗聽。則跳踉呼蹠以威之。乃往。請之如前。人乃恐而許之。此葡萄亞借澳門之術也。先是荷蘭賄明稅使。求築城於澎湖。弗允。及葡戎請借澳門。不得已允之。清興公之尋而喝蘭西班牙來。又尋而鄂佛英墨絡繹來請。清皆聽之。嗚呼。彼雖異國。固同窟狐狸也。其有所欲也。知一再乞。

不卒得。換頭變顏。源源而來。擾擾而求。一
狐得一物。一狸獲一種。終乃相會以遂衆
志。今則狐狸啞啞笑人矣。鹽子曰。凡妖自
外入者。內有以招之也。蓋內之狐狸亦多
哉。邊吏非人。則狐狸在疆。廷臣狡詐。則狐
狸在官。宰相姦獍。則狐狸在堂。君德蠱惑。
則狐狸在心。去心之狐狸。則堂之狐狸去
矣。堂之狐狸去。則官之疆之狐狸去矣。內

之狐狸盡去。則雖有百歲狸千歲狐。惡能
至焉。雖至亦不能爲害也。人君又奚養內
之狐狸。而招外之狐狸之爲。

論聖祖貽謀

有人立于庭。漠然無情。過其前者。笑與之
語。則莞爾開口。有蓬頭菜色。掩袂啼哭。來
訴飢困者。未遽泣也。何則喜順而戚逆也。
今居無事之時。而慮百年之憂。豈不近使

無情人遽泣歟。故弔喪而垂涕。非誠之至者不能也。居安而虞危。非謀之深者不能也。昔者朝鮮當國王李貽之時。有李珥者。與同列柳成龍等。一日入經筵。珥啓曰。國勢不振久矣。請養兵十萬以備緩急。左右無一人贊揚。既退。成龍謂珥曰。方今太平無事日。經席勸勉。當聖學為先。而軍旅非急務。公有何所見。而不與吾輩相議經。而

自陳達如是也。珥曰。俗儒何知時務。笑而不答。後十餘年。有我豐公事。李珥入臣也。言而不行。可柰何。吾怪清聖祖慮及焉。而貽謀未至也。康熙之末。聖祖謂羣臣曰。千百世後。遺中國累者。必西洋也。至道光其言果驗。郊馬鬣艸。盡山陰而舍山陽。在秋以禦冬。野鼠備雪。盜禾以蔽諸穴。觀其兆者。必有其防。聖祖據萬里之大邦。當運

祚休隆物力豐阜之時。何為而弗得焉。而知洋夷遺累。而禦侮之備。未曾聞。何耶。或曰。策有當豫建者。有當臨時設施者。若洋夷颯然而來。倏然而去。措置之方。宜在子孫。故不豫備也。鹽子曰。唯其颯然而來。倏然而去。所以獨有堅艦邀戰之策。聖祖嘗聞明季困於海寇矣乎。亦嘗借蘭船以勦臺灣矣。事見聖武記明之困於海寇者。非以不

邀戰而痛懲之之故乎。其借力於荷蘭者。非以閩粵之船不及洋船乎。則何不多造堅艦。平時用諸漕運。以備不虞。又嘗聞洋夷據舟山矣乎。亦聞澳門之夷。跋扈陸梁之狀矣。則何不痛逐澳夷。建大鎮以備之。垂信戒以告子孫焉。且夫封建廢而夷狄橫。郡縣創而兵民弱。其利害得失。聖祖蓋亦講而究之矣。則盍封親王功臣於邊海。

滿漢錯伍。文武同軌。訓八旗。練水師。以大張聲威。之數者行其一。猶愈於無備。是之不圖。徒憂以貽災於子孫。豈保宗社有民人者之言乎。稠衆廣坐。有語虎害者。一人慄然而息。色動毛顫。問之則嘗遇虎者也。百聞不如一見。意想不及身嬰。庸人則有之。以聖祖之明。而不及此。何耶。後之為清者。其亦知所鑒哉。

論宣宗黜林則徐

兩廣總督林則徐。繳阿片燬之。英夷舉兵入犯。宣宗罪則徐黜之。鹽子曰。兵猶奕也。成敗之機在於開局。宣宗之黜則徐。先自失第一子也。夫用則徐者誰。則徐曲則清曲。清曲則英直。與敵以直而已。自居曲。欲我壯彼老。得乎。吾觀於則徐。材兼文武。忠貞奉公。烟土之禁。自乾隆邊吏因循。媿。

日復一日。以諉後人。獨則徐奮然振勵。一朝灰數千萬箱。手輯四洲志。切索夷情。買夷艦以試攻法。麾下收材武士。博學群策。及宣宗下批責罪。上疏瀝衷。請戴辜以效。力。人所避嫌。而不敢為。己獨冒謗而為之。其智勇忠直。求諸當時。豈易得哉。古之賢君。不以一眚掩大德。傳不云乎。使功不如使過。使則徐果有過乎。宜使盡其用以贖。

前失猶不愈於用琦善伊里布狗鼠輩乎。漢七國之亂。孝景斬晁錯。其與直於敵。與宣宗等。然卒勝之者。賴任周亞夫。清則黜。則徐而用琦伊。既失予奪。所任又非其人。其終始不振。無足怪者焉。嘗讀史。至秦穆之用孟明。漢宣之任趙充國。未嘗不嘆其用才之周也。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古之恒典也。孟明之覆軍。至一再。而穆公猶用。

之。知人既明。竭其材而止。不拘以恒典。非至公能之乎。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羗戎之情。利害紛錯。廷議有異同。宣帝策問充國。如與家人父子謀。及得其詳。則委之不疑。可謂上下同欲哉。當繳烟信至英國。君臣落膽。風雲黯慘。覲門月勇怯勢也。勝敗在機。乘是機。倍任則報。徐如穆公之用孟明。宣帝之聽充國。則吾

知全局之捷。必在於清矣。猛虎一吼。百獸震懾。良將者國之虎也。檻虎而放鼠。欲以制狐狸。難矣。

論琦伊放俘

曹操伐烏桓。劉先主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表有悔言。先主曰。事會之來。豈有終極哉。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論者謂先主姑為大言。以自寬耳。予謂不

然。今夫都賈之糶糶也。有時乎虧折。然候
有順逆。物有聚散。察其候。料其聚散。追時
低昂。則或又有倍蓰之利。故良賈不為折
閱不市。智將不以一敗弋弓。要在能應機
於後焉爾。自鴉煙事起。清人九戰九折。餘
姚之役。獲女俘。俘王女也。留以要言。如搯
吭而劫之。何徵而弗得。何約而弗從。五府
不假可。二千萬元不賂可。轉敗為勝。在是

機矣。而琦善伊里布卒然釋放。何耶。其心
必曰。釋俘以市恩。彼必悅而罷軍。則徐發
難嬰戾。我收而弭之。足以買殊寵。甚矣其
先私而後公也。南宗之所以不振。由徽欽
在五國城也。先強不及完顏。以還英宗。琦
伊者獨不聞西洋貴女乎。又不聞代多女
主乎。烏知所擒者非三軍之雄耶。又烏知
非彼所預擬嗣王耶。其狀之不訊。其實之

不審。和約未堅。要領未悉。其為智曾。所養之不若。當夷將求還俘也。盍對之曰。汝必欲放囚乎。宜旋師齊國。書堅盟約以來。不然。雖百方哀懇。不可得也。如此則彼必虛唱。以張形聲。為琦伊者。當如韓弘之待李師古。蘇洵之策契丹。巋然不動。勿震其聲。勿眩其形。彼若出於實。則我第有戰耳。豐公征韓之役。禽其二王子。及和議成。還之。

韓相柳成龍曰。於我則大幸。在彼則大失。若仍扣留。我自不得不為之屬。則夷情可見矣。然豐公之舉。出乎義。琦伊之志。在於貪寵而已。陸游賦紹興事曰。諸公可嘆。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嗚呼。公私不兩立。謀身必至誤國。故事會之來。不知應之。雖知焉。而以營私失之。豈獨紹興也哉。又豈獨道光也哉。

論清十敗

清商單報。雖不諱敗。有謂小獲為大捷者。亦漢魏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之舊套焉耳。荷蘭屬隸英國。其言多為盟主張皇。二者不足悉信。然合二國之言。參伍而稽之。亦可以得其大概。蓋英有十勝。清有十敗。英師元無名也。故不仇其君而仇其臣。此吳淠燕隸鳴冤之術。而兵乃有名。英師

元無義也。及建白旗請和。清軍矢砲加之。英將乃以決戰令士卒。此季梁怒我怠寇之謀。而師乃有義一也。英夷住澳門百有餘年。漢土之情莫不知焉。而清人懵然不知彼二也。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清人以英夷為不必來。而待之者不。過備艇匪小盜之方。泊其萬里。斫濤而到。則遽然膽奪矣。三也。傳有之。兵貴精不貴

多。英夷選兵取十八以上。四十五以下。又百中拔一。清之編伍。勇怯相雜。有虛冒。有老弱。汰沙不精。為弊日久。四也。夫子不云乎。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英以汗馬百戰之餘。國雖無事。必七日而小閱。七旬而大閱。滿兵八旗之制。操練廢弛。加以懸賞募。所增多。貪頑無耻。暴橫不習之徒。五也。清調韃兵者。三而二。英取於印度者。十之

九。夫印度至熱。北韃至寒。而江浙閩粵。則在經度三十餘。故英夷之侵伐。多以夏秋之際。其士卒適涼。而韃人則不堪熱矣。兵法有陰陽寒暑時制。其戒云。夏不征南。冬不伐北。今英夷以夏入北。而令清人坐犯兵忌。六也。韓昌黎論淮西事宜。謂客兵滿萬。不若土兵數千。此千古通論也。清發韃兵。萬里羈旅。久役思家。英夷深入意專。有

漢奸爲之主。或以爲鄉導。或以爲探報。或以爲因糧之計。或以爲內應之策。是英轉客爲主。而清則主反爲客。七也。英以戰鬥爲媒。因以復市爲結案。乍戰乍和。以愚敵而怠之。清人聚首相謀。和戰之議未決。而銃彈復至矣。故英將有定算。而清兵無戰志。八也。軍志曰。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也。又曰。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漢船不大不

牢。不能邀擊而攻之。英艦如城。快蟹如箭。巍然而止。倏然而進。以攻則動於九天之上。以守則藏于九地之下。九也。英取州縣。則出令安民。使之不懼不動。又開倉廩以賑之。清有知府知州。而鹽梟土寇乘亂劫掠。而不能制。十也。雖然。英夷豈無釁之可乘哉。其登陸也。黑鬼橫行。鈔財漁色。可謂軍無節制矣。晝則居城。夜則還船。其城船

可襲其行路可掩當其船與岸交戰清師
一敗逃竄故州縣被唾手而獲矣使清將
用疊陣數替之法一軍奔則次軍承後岸
口敗則街巷攔之或要諸險或扼諸阻或
設數重伏或為四面掩覆因地制勝拙兀
擣虛豈無轉敗為捷之機乎無如將吏惜
命如山而士卒無敵愾之氣使英鬼間間
乎如行無人之境信夫民以將為命將以

不吝死為要也。審考兩國之情形。英雖女
主。知人善任。清主則反之。蓋爵僕等之才。
不減粘兀。而耆英伊里布之恇怯。有甚於
姚平仲耿南仲。三百年来養士朝。柰何文
武悉皆逃。孰謂康熙乾隆之後。委芥至于
斯。悲夫。

甘島犬

北島有甘查甲其人能使犬將有事吹螺

數聲。犬應聲麇集。翹首搖尾以待令。於是
以絙繫項。長犬居前。群犬以次尾隨。或挽
舟。或引車。靡不如意。既罷。四散狂奔。狺狺
爭食。不可復禁。云。夷卒猶甘島犬也。其有
軍令猶繫絙也。部將發號。坐云則坐。立云
則立。左云則左。右云則右。進退疾徐。方圓
分合。如影隨形。響應聲。其為陣可謂整矣。
然及其戰罷。軍散。則擾村里。掠市肆。奪器

財。攫酒食。淫婦女。虜旄倪。凶暴淫虐。唯其
所為。是豈可謂之有紀律哉。人見其左右
坐跪進退分合從令也。以為精練不可當。
而不知離舍脫伍。恣睢橫縱。可襲而取。可
擊而殲也。吾於此有怪乎。陳化成焉。化成
良將也。夷畏之。至有不怕江南百萬兵。祇
怕江南陳化成之語。而其自言則曰。絕無
可為。唯以吾死為度。夫其所謂無可為者。

將謂吾有長策而上不之用乎。抑謂器械不精。士卒不練。不可當夷之堅艦勁兵也。請以我楠公暨鄂羅事。比而論之。當足利氏之大舉來寇也。楠公欲車駕幸叡山。縱賊入京。絕其糧道。待將惰卒疲。而擣其虛。當佛蘭西之侵鄂。鄂空城逃避。待佛軍深入。乘風雪夜。縱火襲之。皆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也。兵權固多端。古人之跡。不可執

一而守。然如此者。豈不可用。諸四散狂奔之犬乎。顧化成官。不過提督。上有巡撫。有總督。有欽差大臣。其言之不行。亦如楠公。則信乎絕無可為也。雖然。防非一府也。戰非一地也。其擁師旅者。有軍將。有提參。有游擊。以逸待勞。以衆當寡。地利既諳。人和在我。而定海也。乍浦也。廈門也。鎮海也。鎮江也。皆被一鼓而拔。兔逸鼠竄。曾不再起。

三起以批其窾。其爲無策。不亦甚乎。滿鞬
之入朝鮮。鮮人苦其士卒縱淫。至有有母
而無父之諺。若我豐公師。則絕無有是
事。要之戎狄夷蠻。均是犬彘也。其所謂兵
政者。可知已。若夫我邦則不然。軍令曰
勿離次。勿脫伍。勿擾民屋。勿漁色。勿掠財。
強句掠財者。雖一錢必斬。下至僕隸。從之
莫違。非獨紀律之肅。民性乃爾。雖則漢土
亦似矣。而終爲犬彘所暴。而不知制之之
權。豈不可悼乎。

惡嶽狒

英夷既克清。假廣州福州寧波廈門上海。
建商館。挈妻孥來住。鹽子曰。是欲印度清
也。嘗聞洋夷噪印度乎。洋夷合兵取南印
度。設城郭。移兵以居焉。有西班牙。有荷
蘭。有布路亞。有佛朗西。有美理歌。

埠有英吉利埠。每埠廣數百里。食其土。驅使其民。與本土無異。蓋從莫卧爾滅。而南印度孤矣。故洋夷取之。其於他州。將漸次施之。而清則英先著之鞭也。人或難之。謂從英借五府。既十有餘年矣。至今未聞諸夷生計。則未必有此意也。曰夷雖有賊情。亦惡有賊名。彼其智狡而慮遠。算精而志大。素謀既定。長目飛耳以待時。清雖懦而

比諸印度有間。所以僕釁也。夫虎狼非不猛也。然離窟出山。磨其牙。噴其睛。哮然以至。則人亦彎其弓。丸其銃。以竦焉。能粹而噬之。為虎狼者亦勞矣。故洋夷獨計以為不若為老狒也。惡嶽有老狒。化為處女。求鰥夫曠子。夜潛入其室。相悅以狎。不勞一手一足。而果然。飲其精矣。漢之匈奴。晉之羌胡。唐之突厥。吐蕃。宋之契丹。女真。明之

毛刺俺答。虎狼也。今之洋夷。老狒也。防虎
狼之備。可用諸老狒。而察其形。索其情。則
不可不殊也。為清計者。不為鯨夫曠子則
得矣。而假之地者。不幾乎相悅以狎耶。故
清之失計。未有若假地之謬焉。

論耶教攻心

攻地不若攻人。攻人不若攻心。攻地而得
者有之。其失之。有如曹操之於赤壁。符堅

之於淝水。攻人者。如漢高之逐范增。唐宗
之降李密。得之。至如項籍之說韓信。李師
道之圖裴度。失之。今之洋夷。則又狡於攻
心者也。蓋洋夷之為計。以為用兵爭地。其
民未附。則雖得之。旋失之。財耗人亡。得不
償失。不若耶教誘之。移其人心。使疾其君
如仇讎。而親我如父母。忌其吏如蛇蝎。而
敬我如神明。然後乘其釁而入焉。則不傷

一卒不費一金而為我腹心之民此百世之利也。所謂攻心者如此。吾嘗論禪近乎揚朱耶蘇近乎墨翟其所最惡乎耶蘇者為鳴好生之說以攻人之不仁挾賊心以戕人之家國也。夷之言曰天道仁為大。而中國之法有馘是為不仁之甚。至於引皇矣泮水諸篇所云馘為決非經訓。出後人附會而排之。出遐通為此言者自以為用

中國之說以攻中國攻心之最巧者焉耳。獨不思敵者國之愾也。朕之馘之剽之焚之庸詎傷欲勿傷若勿拒將愛敵遂將不愛其君乎。且彼自有火攻術火之所毒其慘孰與割耳屠牛豚而噉之以撲蠅捫蟲為不仁。豈理哉。雖然識者少而庸人眾。加以多貧民怨氓頑奴梟徒彼擲金以誘之。鳴不仁以煽之。幾何其不親彼以為父

母仰彼以為神明也。夫彼所以得攻我之心者，以我失我民之心也。我不失我民之心，則彼雖百方搖之，惡得有可攻之釁哉。國之有貧民，猶家有病兒也。其有怨氓頑奴，梟徒猶家有蕩子也。有病兒而不之藥，有蕩子而不之檢，使穿窬之盜一朝誘焉，以賊其親，咎將誰歸。

福神盜

有奴日來一酒店，醉飽暗投錢貨，大率三五倍。如此數旬，主人異之，問其名居，不告。一日延奴深室，盛饌宴之。既酣，問曰：君每使予得厚利，何賜加旃，抑君姓字為何，所仕為某君？奴笑曰：吾主翁金穴也。旋用旋擄，吾所以視貨侔瓦礫，然其名則吾不敢言。雖言，子將不信。主人曰：懇款至此，願君勿隱。吾矢不以告人。奴曰：然則言之。吾所

居曰七福街。主曰大黑天。常執金槌。揮之
出貨。靡有罄竭。於是主人憮然爲問曰。吾
禱大黑天久矣。以爲異邦隔世神。今乃並
世同國乎。因謂曰。予願一拜之。不知可得
乎。奴有難色。良久曰。吾試圖之。後數日。來
謂曰。吾得請於主翁。然非信之深者。不可
得而見。子欲必見之。盡屏家人奴婢。則得
矣。主人欣然曰。謹如教。乃刻期以去。期之

夕。奴來言曰。主翁將以寅夜來。宜開藏以
待。俱者七叟。所謂七福神。大黑天將賜汝
福。壽老人將賜汝齡。其餘將各有賚。主人
大悅。鷄初鳴。星斗爛然。遙見行燭數點。自
遠至。稍近。履聲鏗鏘。乃出戶膜拜。擡頭視
之。皆衣錦繡。躡珠履。儀容肅然。既入。主人
先導。七神倏然猛奮。縛主人於楹。悉奪貨
物以去。鹽子曰。予幼時聽老人說是事。蓋

在安永間云。今觀明清諸儒說耶徒瞞人。其為計甚於福神盜。古今妖教多矣。大率簧煽以攫金。耶徒乃散金以誘民。非其術之巧。乃信之者愚也。夫漢土稱文明之邦。至田叟賈兒。或有讀書知字者。而猶受欺矇。况施諸褊小如呂宋。僻陋如亞弗利加者乎。孔子曰。冶容誨淫。慢藏誨盜。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守國者。不啻其姑與。

而謹勿慢其藏我。

論夷進漢學

鹽子檢清英交兵事。至籌夷編喟然而嘆。旁人問何嘆。曰。感周孔之道漸於四夷也。舉西洋北洋南洋。皆用蠡文。而用漢文者。除本邦外。不過安南朝鮮數國。文且不通。焉能入其道。曰。有兆見焉。請近喻之。好妍惡醜。物之性也。厭粗喜精。人之情也。今

夫洋字之爲形。糾結佶屈。蜿蜿然。孑孑然。直者如犬牙。圓者如蚓蟠。屈者如螳斧。伸者如蝸涎。如枯髀。如朽顱。如死蛇腐蝮。蠅蜓之腊。點畫所成。非有象形之準也。非有會意之義也。非有指事之理也。若夫黃帝所制。倉頡所造。觀於天地。取於人事。察於庶品。一點一畫。皆有理象。一字一文。悉蘊精義。偏旁勻停。形勢森秀。俯仰如端士。顧

眄如佳人。結構如金殿。玉樓。而鎔鑄如寶鼎。宗彝。及其組織成章。有轉注之訓。有假借之通。有翻切之音。有死活之變。理諒而用廣。句省而意足。孰妍孰醜。有目者自知之。孰精孰粗。有知覺者無不辨。故鄂遣學生於北京。而英請效之。墨建堅夏書院於新嘉坡。英作愛華堂於香港。英華書院於麻六岬。皆爲學漢文設。耶馬尼人譯詩經。

普魯社人譯四書。英人譯康熙字典。事皆見海
國圖志駸駸乎有嚮往意。夫用蠲文之國
居多者。未開之地多故也。洋夷畫人物。惟
一片黑影。常自誇其巧綴。而謂漢畫以為
重寫意。虛多實少。然英女主管使繪師像
其真。不許寫黑影。豈非憎其損美歟。觀乎
畫而知乎文。觀乎文而知乎道。吾知其漸
將自惡自厭矣。故曰有兆焉。問者頷曰。或

然。

堯田大島信書

隔鞞論終

隔鞞論

十七

百
華
壽

廿
五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0528